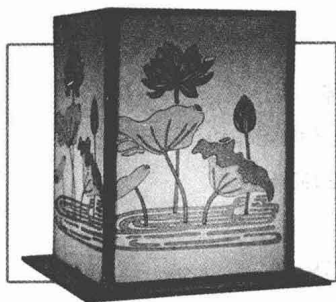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2012年
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

2012年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2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/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

(2012 年选系列丛书)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279—4

I. 2... II. 中... III.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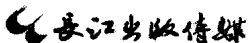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3034 号

责任编辑: 杜东辉 曹 程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力志文化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31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495 千字

定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编选说明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、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
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
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；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；
微型小说卷由姚雪雪和陈永林同志负责；
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目 录 / MULU

琉璃	蒋 韵	001
北京邻居	荆永鸣	029
漫水	王跃文	072
跑路	袁亚鸣	121
丹青	陆涛声	163
一看就是个新警察(2)	陈世旭	198
刘万福案件	邵 丽	227
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	叶 梅	261
金圈子	王昕朋	286
青山绿水	何 顿	322
介入	杨晓升	378
像棉花一样温暖	杨 方	433
教练	海 桀	454

琉 璃

蒋 韵

一 表姐丽莎

1

海棠十六岁那年，去了一趟北京，在她二姨家住了一些日子。她二姨家在柳荫街一座四合院里，离中国音乐学院不远，表姐丽莎告诉她，那里原先是一座王府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叶，一九七〇年的春天。离现在久远得如同传说。

虽然，二姨家的四合院，早已变成了一座大杂院儿，前前后后住了不少人家，和她自己在龙城的家相差无几，可那毕竟是伟大的北京啊！一抬头，就能看见王府，一拐弯儿，不多远就是银锭桥、后海……副食店里，有珍奇的芝麻酱卖，粮店里，大米白面也不是月月只供应百分之三十，龙城哪里能比？还有，麻叶儿也不叫麻叶儿，叫“油条”，北京人在早晨吃“油条”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情啊，在后来的岁月里，北京的早晨永远是和“油条”的香气缠绕在一起的，让她眼睛一阵湿润。

几十天后，海棠回到龙城，家里人发现了她的改变——她口音变了。海棠开始说带京腔的普通话，抛弃了与她如影随形十六年的龙城方言。可是她的口音，真是怪得要命，又古怪又生硬。海棠是那种辨音力很差的人，这是她生来的缺陷，可她不知道。她努力地学说普通话，但每个字的发音都阴差阳错地不在调儿上。她一开口，把家里人都吓住了，愣怔好一会儿，突然哄堂大笑，几乎笑岔气。

“哈，学会‘撇京’了——”她弟妹们欢快地戏谑她。

她有些悲悯地、宽容地望着他们，她说，“小市民！”

这是从表姐那里学到的一个标志性的词汇。生长在胡同里的表姐，正在和一个京城大院儿里的男孩儿交往，是这个男孩儿让表姐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

“小市民”的身份。他总是不经意地提醒着表姐这一点，他说，“丽莎，你让我想起屠格涅夫的小说《贵族之家》……真奇怪，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？谁给你起的？”表姐是文艺青年，知道这话里的潜台词，她有些悲哀地回答说，“我该让你想起契诃夫的小说才对，比如，《跳来跳去的女人》，是不是呢？”海棠不知道屠格涅夫，也不知道契诃夫，他们的对话让她一头雾水，那是一些遥远的、和她的生活无关的事物，可是，多么文明，多么有趣和迷人，多么美！

表姐很漂亮，那是一种明媚嘹亮的漂亮，大嘴大眼，唇红齿白，漂亮得一览无余。而海棠则不同，海棠也是好看的，却是小桥流水一样有回味的好看。对这个小表妹，表姐是爱惜的，甚至，有些怜惜，海棠临走前，她带海棠去了一次“老莫”——莫斯科餐厅，请她吃了一顿西餐。她们面对面坐在高大如宫殿的餐厅里，闻着那种陌生食物的香气，表姐忽然红了眼圈儿，她温柔地凝视着手里的刀叉，它们在迷离的灯光下有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、不真实的明亮，表姐说道：

“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优雅的生活……”

那是海棠生平第一次吃西餐，土豆沙拉、红菜汤、罐焖牛肉、莫斯科烤鱼，还有令她印象无限深刻的一种叫“黑森林”的蛋糕，销魂而庄严的美味。不错，那是一顿庄严的晚餐，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，似乎，是在和旧日的、以往的一切诀别。

一年多后，身在龙城的海棠听说了表姐丽莎自杀的消息。她是在插队的陕北切腕死的。原因很多，最要命的不用说是失恋：那个大院里的男孩儿参军入伍，爱上了一个文工团里拉小提琴的姑娘。他们、他和表姐之间的恋情，在他，也许只是蜻蜓点水，是一段插曲，而在表姐，则是她生命的全部希望和梦想，是她为之献身的图腾……海棠想起了莫斯科餐厅的送行，想起表姐的话，“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优雅的生活”……表姐波光潋滟的眼睛里的悲伤和庄严，还有，那种宁死不屈的执拗，此刻，让知道了结局的海棠心痛如割。海棠在心里一遍一遍叫着她的表姐，“表姐呀！表姐呀！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，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，她和表姐，是这样的相似。

那时，海棠已经在河滩的砖窑上做工了。从前，窑上背窑推坯的，大多是从五台、定襄一带招来的农村合同工，或是无业游民。招收城里的年轻人，“社会青年”，是这几年的事。河滩上，百八十号人，各有各的口音，五台话、

定襄话、南郊北郊话，以及纯正的龙城方言，五花八门，就是鲜有人说“普通话”。

所以，海棠很孤独。

起初，她就像一个笑料，走到哪儿，人家笑到哪。她一开口，人人脸上一片愕然，她一转身，窃笑的、哄笑的，骤然而起。人们捧着肚皮，“哎哟——哎哟——”，笑得直不起腰。刻薄些的，在身后模仿着她的口音，夸张着它的南腔北调和不准确，夸张着它的古怪：“你吡（吃）的剩馍（什么）饭？”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外号，“撇京”，简称为“老撇”。起初是在背后叫，叫着叫着，就叫到了她脸前，渐渐地，她的本名海棠，倒不大被人提起了。

可是，她不放弃。海棠不放弃。

她坦然又辛酸地坚持着，努力使自己的发音变得准确一些。每晚下班回来，她坚持收听半导体里的广播，学习着、模仿着播音员的腔调。不能说没有效果，有了一些改变，明显的改变，但仍旧是荒腔走板的，就像五音不全的人唱歌，那其实是无法战胜的。她和自己与生俱来的缺陷斗争着，不屈不挠。那些讥笑、嘲讽、挖苦，她觉得，那就是她命运的一部分，那是她的人生。

那是她从“小市民”的人生中挣脱而出的代价，也是她对表姐丽莎，那个与屠格涅夫小说的女主角同名的姑娘永远的纪念。

其实，在河滩上，会“撇京”说普通话的，还有一个人，刘耘生。

刘耘生是在校园里长大的孩子，他父亲是一所学院里的教授，母亲则是校医院里的校医。这种家境的孩子，流落到了河滩上的砖窑，做一个风吹日晒的苦力——推坯工，也算是公子落难了。而一个落难的公子“撇京腔”，人人都觉得那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何况，他的普通话，听来跟广播里的播音员相差无几。

然而，在河滩这片方言的海洋里，刘耘生却渐渐感到了自己的普通话既孤苦伶仃又软弱无力，它在粗暴的、粗糙的、毫无修饰的生活面前显得苍白和没有表情。看来它是一种嫌贫爱富的语言，他有些自嘲地这样想。他改说龙城方言。他的龙城方言自然不很地道，掺杂着普通话学生腔和书面语的痕迹，但，他在努力吸收和学习。

他推着沉重的坯车，从机房门口的长坡道上呼啸着冲向姑娘们的坯行，千斤重的坯车，在年轻的、熟谙技巧的推坯工手中，竟有一种壮丽而轻盈的飞翔感。他如同一只大鸟一样飞翔而下，超过了前头的车辆，回头对人家咧嘴一笑，洁白的牙齿被晒得黝黑的脸色映衬出了某种凛冽的耀目。他用龙城方言说

道，“嗨！断（追）你了！”这种时候，他觉得内心有一种酸楚而歹毒的快乐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，“刘耘生，你干得不错。”

就在他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个地方方言的时候，他遇上了海棠。

那年，他二十二岁。

3

河滩叫涧河滩。涧河，是夹在山涧中的一条河流、山溪，听来几乎不算一个正式的名字。

山叫东山，在他们这个多山的省份，不清楚东山究竟属于什么山脉，也没有人想弄清楚。涧河从东山上奔流而下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河槽。只不过，如今这河槽里，流淌的不再是山水，而是大大小小的石头。涧河如今是一条干涸的、石头的河流。

他们的厂，就守着这一条枯河，绵延着。河滩上，十几座砖窑，河槽里，十几座石灰窑，溯河而上，东山上，则是他们的采石场。从前，这厂，叫“白灰社”，现在，壮大了，有了一个以“厂”命名的名字，有了规模，来了新工人，是城里的年轻人，骑着自行车，呼啸着来，呼啸着走。河滩热闹起来，有了喧腾的气味，青春的气味。

和东山遥遥相对的，则是西山。西山也有他们的人马，为电石厂采石。起初，刘耘生他们这一批城里招来的新工人，百十号年轻人，都聚集在西山上，吃大锅饭，睡大通铺，朝夕在一起。那似乎是一段光辉岁月，有着啸聚山林的那一种不羁和热闹。年轻人聚集的地方，自然是生长故事的，于是，就有了“四大美人”，有了“八大金刚”，有了一段一段恋情，有了悲欢离合，有了茂盛的逸闻和传说。

一年多后，他们的厂和电石厂解约，百十号年轻人，被重新安置，沿着一条涧河流散开来。有人到了砖窑，有人到了灰窑，有人去做麻刀，有人则到东山上开山。西山上的“光辉岁月”，风流云散，但那些故事，却沿着一条涧河，流传开来。越传越夸张，越传越演义，不再真实，却使后来者如海棠们，心生羡慕，觉得自己错过了一段迷人的好时光。

常常有人向刘耘生求证某件传闻的真伪。刘耘生差不多总是回答，“你说那件事？当然是真的！”言之凿凿。然后就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从头讲起。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，寻常的一件事，他娓娓道来，就像一朵花，毫不张扬地在夜色中慢慢舒展，然后出其不意地给你一个惊艳的结局。在所有的听众中，刘耘生注意到了一个人，一双眼睛，那是一双姑娘的眼睛，当这双眼睛全神贯

注凝望着刘耘生的时候，刘耘生觉得，这姑娘身体深处，似乎有一种吸纳声音的神秘的力量。

有一天，午后，突然下起了雷雨。那天海棠的坯行，在远离车道的僻静地方，她让搭档燕子先去躲雨，自己用草垫苇帘苫好新码起的砖坯，冒雨跑进最远处砖窑的窑道里时，身上已经淋湿了。她摘下破草帽抬头，才发现，已经有人站在那里了。

是刘耘生。

刘耘生挪挪身子，让她站定。他们并排站在窄窄的窑道里，看雨。雨越下越大，此刻，坯场上一阵忙乱的欢腾之后，不见了人迹。轰鸣的机器声停息了，白茫茫的雨中，河滩突然变得静谧。那静谧是温柔的，一种辽阔而肃穆的温柔，从蜿蜒的、被炸药炸成残疾的山坡，从那些点火和没有点火的砖窑，从一排排遮盖着苇帘的坯行、零星的野草和方圆多少里唯一的那棵杨树上，弥散开来，使它们拥有了某种新鲜的、安宁的表情。

“这雨真大，”刘耘生突然开口说了一句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和海棠搭话，“好雨啊。”

“是好雨，”海棠觉得自己有义务回答，“下它个七天七夜才好。”

“你可真贪心。”刘耘生快活地说。

他们都笑了。

他们都盼下雨，他们盼下雨比童年时盼过年还要心切，就像大旱之年一个真正的农人盼望甘霖。下雨是他们的节日，可以摆脱苦役似的劳作，可以不干活又挣钱。河滩上的男男女女，人人都会抬头辨云，看它的走向，人人都会说那几句民谚，“云往东，一场空；云往西，披蓑衣；云往南，大水漂起船”之类。

“这要在西山上，这么大的雨，能看到汾河涨水。”刘耘生望着白茫茫的雨雾，这么说。

“你很想西山吧？”海棠突然转过脸来，望着他。

他点起了一支烟卷儿，是那种褐色的、味道极其浓烈的劣质卷烟，他吐出一口烟雾，烟雾遮住了他的眼睛。

“我恨西山，”他平静地，但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，“我也恨这里。”

海棠愣了一下，慢慢湿了眼睛。不是因为他话的内容，而是那声腔：他用“普通话”回答了海棠。他用他熟悉的、熟练的、母语似的普通话回答了这个姑娘。多少日子以来，在这片酷烈的河滩上，海棠不屈不挠、荒腔走板的“普通话”是多么悲伤和孤独，它就像孤魂野鬼一样独自游荡，像丧偶的大雁

一样被雁群抛弃，形单影只，伤痕累累……此刻，他的普通话，京腔，竟让她生出一种故乡的感觉，就像一个游子万里奔波之后终于看见了家乡的土地、山川、河流。她眼热鼻酸，她想，原来你藏在这里，原来你在这里等着我……

雨仍然在下，白茫茫的，一种隐秘的欢腾在雨中弥漫着，那是正在生长的野草、新鲜的黄土以及麦秸草垫和苇帘散发出的生命的气味，清香的气味，原来，在大雨洗去人的气味和痕迹之后，河滩竟然是美好的。

4

那是一个默契。从此，只要他们两人在一起，刘耘生就说普通话。

从前，革命者凭着《国际歌》寻找自己的同志，而海棠，则是凭普通话。

和十六岁时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海棠相比，如今的她，变了很多。她努力学做一个文艺青年。表姐丽莎是她的启蒙者，指引她走上了“文艺青年”这条小布尔乔亚的道路。如今，契诃夫、屠格涅夫，再也不是让她一头雾水毫不相干的名字，她读了不少他们的小说，爱上了那些故事中美丽的女人。普天下，文艺青年千千万万，那差不多是一种青春期的流行病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她这个“文艺青年”，却给人一种惨烈的感觉，她惨烈地爱着那些所谓“优雅的事物”。也许，是因为，表姐丽莎年轻而浓郁的鲜血是它们的底色。

他们俩独处的时间，其实并不多，只有下雨的日子，他们或许能够摆脱开众人躲在窑洞里安静地说话。现在，刘耘生是海棠的第二个启蒙者了，他总是借书给海棠看，他家里是有书的，虽然破四旧时烧毁了不少，但毕竟还有一些漏网之鱼。何况，他还有借书的渠道，那些不见天日的书，托尔斯泰普希金们，谁也不知道，它们藏身何处，只知道，它们如同地下工作者一样活跃地穿行在这城市的深处，就像不散的游魂。

他们的话题，永远是书，从书开始，说啊说，最后总是说到眼前的苦闷。这片河滩，这苦役似的劳作，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……雨声中，他们沉默了，然后，刘耘生吹起口哨，那口哨又明亮又忧伤，是一首俄罗斯歌曲：

“为什么，我苦难的命运，
送我到，西伯利亚……”

那口哨声，就像一只云雀，（这也是非现实的，因为，海棠从来也没见过这种叫云雀的鸟）在雨雾中，飞翔，徘徊，无枝可栖。

冬天到了，冬天，河滩变得很宁寂。霜降过后，机器就停止了轰鸣。他们就像农民一样迎来了冬闲的好时光。每日里清清坯场，抱抱草垫、苇帘，日子开始变得悠闲。机房里，生起了两只巨大的炉火，休息时，大家拥炉而坐。炉

边的话题，差不多永远是饮食男女间那点苟且的事。那是海棠无法忍受的事情。她宁愿在空旷的河滩上，找一处背风的角落，用废弃的破苇帘，点起一堆旺火。她守着那堆旺火，把冻僵的双手凑上去，或者转过身，让明亮的火光去烤暖她的脊背。苇帘毕毕剥剥响着，噉一声，爆出一串火星来，金黄的小火星，飞舞着，像一群奇幻的小蜜蜂，扑到她脸前，美如梦境。

那是一面阳坡，有太阳，很暖和。

“你会不会唱那首歌？”她转过被火光映红的脸，问旁边的刘耘生，“小时候唱的，小喜鹊造新房，小蜜蜂采蜜忙，幸福的生活哪里来？要靠劳动来创造……会唱不会？”

“会。”刘耘生回答。

“你相信吗？幸福的生活哪里来？要靠劳动来创造？”

“理论上相信。”

“可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憎恨劳动？这么恨？”她抬眼望着脚下的河槽，远处，灰窑上，女人们正在往灰坑里添石头，远远看去，她们是灰白色臃肿的一团，“你看看那些女人，你能说，劳动是美的吗？她们也就三十多岁吧，可你看看她们的样子，三十多岁脸上已经是沟壑纵横，残酷的劳动已经把她们榨干了……夏天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和燕子在坡上干活，看见她们正在出灰，燕子指着她们忽然辛酸地对我说，‘海棠，十年后，咱们就是那个样子……’那个时候我觉得手脚都冰凉了……”

“我给你背一首诗吧。”刘耘生忽然认真地说道。

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？”海棠笑笑。

“不是。”刘耘生回答。

于是，在北方酷寒的冬季，在荒凉的、没有希望的一片河滩上，守着一堆毕毕剥剥的旺火，海棠第一次听到了那首诗：

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
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穷的悲哀
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
用美丽的雪花写下：相信未来

……

许久，他们沉默着，“噉”一声，又一串金色的小虫从火堆里飞出来，刹那间就变成了余烬，原来那是一种壮丽的挣扎，就像一个许诺。

“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？”刘耘生问海棠。

“谁？”海棠抬起了眼睛，“俄国人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就是法国人。”海棠淡淡地说。她觉得那是一种美丽却遥远的哀伤。

“不是，”刘耘生摇摇头，“是一个知青。”

“知青？”海棠惊讶得半晌合不上嘴，“现在的人？中国人？”

“对，”刘耘生回答，“现在的人，和我们一样，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可他是和我们一样的人。”

海棠非常非常震撼。

一个和她同病相怜的年轻人，不知姓名的人，一个同样在无望的生活中挣扎的人，对她这样说，相信未来。她眼睛慢慢湿了，她想，相信未来，这是一件多么罗曼蒂克的事！多么诗意的事……好吧，那就相信吧。

“刘耘生，谢谢你，”她转过脸来，望着刘耘生明亮的眼睛，“那就让我们相信……不过，未来有多远？十年够不够？假如，十年后，生活还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死。”她安静地说。

刘耘生凝视着她被火光映红的粗糙的脸，从前的干净和洁白如玉，早已不见了踪影。不过，仍然是好看的，尤其是眼睛，比从前深了，有了一种深潭般复杂的寒气。荒腔走板的普通话，使她的表白，总有一些台词的感觉，好像她在拼尽全力投入性命塑造着一个什么角色。刘耘生一阵心痛，他伸出胳膊，把这可怜的姑娘搂进了自己怀中，他说：

“好吧，那就让我们等十年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海棠，十年之内，你不能干傻事！这是咱们的‘十年之约’，你不能失约，假如你失约了，我，我会追进地狱和你算账……”

海棠在他怀中，抬起脸，望着他，他们相互怜惜地凝望着，忽然，海棠郑重地凑上去，在他被寒风吹得皴裂的嘴唇上，轻轻亲了一下。这潦草的、却是开天辟地的亲吻，一下子让她自己泪如泉涌。她流着热泪回答他说：

“刘耘生，没有回头路了，我盖章了。”

春天到来的时候，不知什么人在河滩上种下了一小块苜蓿，等到苜蓿刚刚开出漂亮的紫花，刘耘生就离开了河滩。他有了一个新工作。那是在这个省的东南部，一家三线大工厂。告别的时候，刘耘生对她说，“我给你写信……”她回答，“好。”他写了，一封、两封、三封，可是从没有收到过海棠的回信。他又写，又写，五封、六封、七封，依然石沉大海。新的环境，新的生活，自

然有更多吸引他的事情，渐渐地，他不再写了，时间一长，他们失去了联系。

二 人面不知何处去

1

几年后，海棠参加了史上最壮观的那次高考，十年间囤积的考生在同一个冬季走进考场。海棠没念过高中，初中一年除了学工学农就是挖防空洞，等于没上学。听说她要报名参加高考，家里人都骂她疯了。她不在意，恶补了两个月，不想，初选成绩下来后，她居然入围。那一天，她高兴极了，此生，她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。只是，没有人分享她的高兴，她只有一个人跑到一家小饭馆，要了一盘难吃无比的饺子，一大碗散打的啤酒，咕咚咕咚一饮而尽，让饭馆里其他的食客惊异地侧目而视。她快活地想，他们把我当女流氓了。

借着酒劲，她填报了志愿。三个志愿，她先填了第二个：某某大学，也就是本省的最高学府。第三志愿，填什么呢？她笑了，大笔一挥，气壮山河地填了“北大”。是啊，为什么不让自己更高兴些呢？没准儿，把“北大”填成第三志愿的，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的一个……然后，才是第一志愿，她收敛了笑容，许久，郑重地、字字千钧地写下了那几个字：那是本省东南部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，大专。

她直奔东南而去。

听说她报了这样一所偏远的、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，人人都很惊诧，问她，就算是读专科，为什么不选择在省城读？人往高处走啊！她回答说，我在这个城市住厌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叶，那个位于太行山下上党盆地的小城，不通火车，长途汽车要在盘山公路上绕行十几个小时。一早乘车启程，中午，要在一个叫“子洪口”的地方，打尖休息。汽车停在唯一一家稍具规模的饭店门前，她买了一碗刀削面，面又粗又硬，不好吃，环境也脏乱，遍地狼藉。她捧着粗瓷碗，温柔地打量着这肮脏的店堂、油腻的木桌凳、用白粉笔写在黑板上的歪歪斜斜的“菜谱”，心里想，他一定也在这家店里吃过她正吃着的难吃的刀削面……

从子洪口开始，山变得陡峻，崇山峻岭间的公路，九曲十八弯，一侧就是无遮无挡的万丈深渊，然而这凶险的蜿蜒中不知为何有一种安静和神秘的温婉，让她动心。春寒料峭，千山万壑仍旧是枯黄的，还没有苏醒，突然山坡上

一株孤零零的桃树，繁花怒放，一树的粉红，有一种旁若无人赤裸裸的娇艳，就像是太行山突然裸露的艳情。

她满心喜悦奔向她的新生活，她以为那新生活的起点就在此行的目的地。她对东南部这小城，怀了太多的期许、希望、梦想，在心里，一遍遍，把它诗意化。起初的日子，她是亢奋的，一点也没有在意作为一所“大学”这学校所存在的明显的缺陷，比如，它局促的小格局、它的简陋、它拥挤的学生宿舍、它藏书贫瘠的图书馆和糟糕的伙食，等等。她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一样坦然地、甚至是愉快地接受着这一切，她在心里对自己说，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。”她甚至用这样的高调来安慰自己的同学，一边回味着电影中那个经典的镜头，瓦西里是怎样温柔、怜惜地把愁苦的妻子紧紧搂在自己可以信赖的怀中。

于是，到了那一天，她觉得自己终于准备好了。那是一个星期天，风和日丽，春末夏初的太阳，从小城干净的、碧蓝的天空中洒下来，明亮而凄清。她怀揣着一个几年前的旧信封，那上面“寄信人”的地址，其实早已像刀刻斧凿一样镌刻在了她心底。可她仍然把它揣在了身上，就像一件信物。她早已打听好了去那地方的路线，东西南北，怎么走，乘什么车。她乘公交车辗转两次从城的这头来到城的那头，那大工厂在城那头的郊外，赫赫有名，她还知道这厂星期四休息，周日是他们的工作日。下了公交车，一眼就看到了那牌楼似的巍峨的厂门，非常醒目。她的心一阵狂跳，她在心里对一个人说，嗨，我来了……

这厂，门禁森严，门卫让她在窗口例行登记后，拨通了车间的号码，几句简短的对话后，门卫放下话筒，对她说道：

“你在这儿等一下，人马上就出来。”

她等着。

四周的一切，巍峨的厂房、马路、行人和车，似乎，突然之间都消失了，世界只剩下了无垠的阳光，明净到虚无，照耀着一个静静等待的姑娘：等待一个人从那明亮的虚无中穿过岁月朝她走来，满面笑容，风情万种，就像空山中那棵怒放的山桃树。

一个骑“飞鸽”自行车的人“刷”地停到她面前。

“你找刘耘生？”他问道。一边跳下车来。

这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，身穿油渍麻花的工作服，一脸络腮胡子，说一口天津话。

“对。”她疑惑地回答。

“刘耘生不在厂里了，他考上大学走了，我是他师傅。”

“噢，师傅，”海棠匆忙招呼了一声，“他，他去哪儿上大学了？”

“北京，”天津师傅说出了那学校的名字，“好学校！他和他对象，一块儿考上了！”

“他对象？”海棠没有听明白。

“对，就是他未婚妻，是个北京知青，俩人都领证了。好事成双，一块儿考走了——”

天津师傅的嘴，在络腮胡子的包围中，一张一合，一张一合，白牙凌厉地闪动着，可她已经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了。他的声音就像云端上的絮语。她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和人家告别，怎样离开了那巍峨森严的工厂，怎么就来在了这么一片郊野之中。看到那一片金黄的油菜花，她眼一疼。她在一块田埂上坐下，愣了许久，突然笑了。

十年之约。

此刻，一九七八年五月，北方的暮春时节，距离一九七一年那个酷寒的冬天，还不到七年的时间。他失约了。

她咬着牙，跌跌撞撞，千辛万苦一路奔波走到了今天，走到了这阳光灿烂凄清的小城，来和他会合，可是，他失约了。

刘耘生，你失约了。

她望着这一片蜂飞蝶舞美如梦境的菜田，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空心人。她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连最后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她就这样在田埂上坐着，坐着，看着太阳终于一点一点坠下山去。那是告别，她告别了自己弱不禁风的初恋。

2

海棠三十岁那年，嫁给了一个叫崔护的内科医生。崔护比她大四岁，个子不高，不满一米七〇，这应该说是一个较为致命的缺陷，也是他蹉跎到三十四岁才结婚的重要原因。

八十年代初叶，他们两人都属于“大龄青年”，这些“大龄青年”迟迟不结婚让全社会着急。有一天，海棠供职的单位一定要让海棠去参加区里举办的交友联谊的活动，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崔护。崔护请她跳舞，跳了一支又一支，她想，大概是因为自己个子不高和他比较般配的缘故。他跳舞不笨，甚至是娴熟优雅的，很舒服。突然之间她闪过一个念头，她想，就这样一辈子跳下去好像也不错……